通志堂經解

ロ七-12
1411
209

門 口 12
補 卷

冀帝都也百物所聚百事所出利之淵藪所以賦
特重於他州相權以爲平也或謂水土初平制賦
各隨其力後以漸增之此以後世利心窺聖人聖
人正欲當水土初平之時人力未盡修地力未盡
闢制爲貢法異時人衆地闢賦不加多而天下之
有餘常藏之於民也常衞既從大陸既作平水土
或言於田賦之前或言於田賦之後在前者其害
大不可不先治在後者其害小故徐而治之也皮
服者島夷所貢狐裘之類也其它如卉服亦皆貢
獻之物夾右碣石入于河帝都通漕運之道也九
州必有漕運之道以一人統天下之大絲牽繩聯

凡所貢賦不可無道以達於帝都也
濟河惟兗州九河既道雷夏既澤灉沮會同桑土既
蠶是降丘宅土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厥田
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厥貢漆絲厥篚織
文浮于濟漯達于河
兗居河之下流水患最甚禹既鑿龍門河水至此
湍激湧溢故禹不惜數百里之地疏爲九河以分
其勢善治水者不與水爭地禹之所捐不過數百
里凡天下之所可居者皆禹之地也所捐者小所
得者大後世河水代爲人患非河之皆害人人實
害於河也蓋禹所疏之河皆湮塞而爲平土水無
所泄豈不爲患水爲五行之首如人之血氣流轉
於天地之間安可壅滯但使有所容足矣凡豬澤
之類皆禹不與水爭地也治水不出兩端使之有
所歸使之有所容大者如川如河小者如畎如澮
皆令轉相入以歸于海或遠而不達則捐數千里
之地以爲澤所以容之也聖人胷中廣大後世淺
狹也洪水未平民皆居於高丘至是乃下宅平土
也洪水之時土雖有桑浸沒在下豈得而蠶至是
而可蠶也草惟繇木惟條兗州水害最重草木不
得其性繇始抽也條始長也與漸包惟喬之義異
矣人君與天地萬物爲一體一草一木亦欲得其

性故備記之也漆絲織文者九州之貢考之周禮皆祭祀宗廟朝覲會同所用之物所謂萬邦惟正之供也田中不賦貞第九等也作十有三載乃同者禹八年於外惟兗州十三年功乃與諸州同也海岱惟青州嵎夷既略

可以經略也

維淄其道厥土白墳海濱廣斥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鉛松怪石萊夷作牧厥篚檿絲浮于汶達于濟

萊夷作牧中國以種植爲生夷俗以畜牧爲生萊夷可以畜牧則水平可知矣

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沂其乂蒙羽其藝大野既豬東原底平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厥篚玄纖縞浮于淮泗達于河

草木漸包包結實也

淮海惟揚州彭蠡既豬陽鳥攸居三江既入震澤底定篠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沿于江海達于淮泗

彭蠡今之鄱陽湖也陽鳥隨陽之鳥今之鴈也常

聚於平沙昔以水溢無岸可居攸居則知岸出而水平矣鳥獸得其性也禹之治水或驗之鳥獸或驗之草木或驗之夷狄以是知非特爲人爲天下萬物也三江無定說或謂松江之下三江出於震澤之下恐是旣疏三江震澤之水有所泄而無壅矣草木惟天惟喬以草木驗揚兗之水則兗尤甚喬與條可見也厥包橘柚錫貢聖人不以口腹勞人非宗廟賓客之大事則不貢故曰錫貢

荆及衡陽惟荆州江漢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沱潛既道雲土夢作乂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杶榦栝柏礪砥砮丹惟箘

簵楛三邦底貢厥名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

厎貢厥名見聖人處事之精確如此天下之事每不兩全觀此則兩全矣自杶榦及楛六物非朝廷所當用也必使之貢則勞民不使之貢則或缺故惟使貢其名者名列具條目條而貢之無用止其貢則彼不勞有用使之貢則我不缺因此可以見聖人制貢之本心也三邦不名言有三國爲然也納錫大龜古一尺二寸爲龜古者以大龜爲寶亦不常貢必上之人錫者皆無水道由陸而逾也

荆河惟豫州伊洛瀍澗既入于河滎波既豬導菏澤被孟豬厥土惟壤下土墳壚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纖纊錫貢磬錯浮于洛達于河

下土墳壚見土色不一

華陽黑水惟梁州岷嶓既藝沱潛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厥績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狸織皮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

蔡蒙旅平旅祭蔡蒙之山也或謂禹不有其功而歸之山川之神非也山者天地巨鎮能生雲氣出水源禹見山川實爲一體是有功於治水者故旅祭之非爲文具也後世不知鬼神之義凡祭山川必泥刻爲人形夫山亦萬物之一止者爲山流者爲川飛走者爲禽獸人在於兩間各爲其類耳今必欲以山爲人則人亦可以爲山矣荆岐既旅亦此意也

黑水西河惟雍州弱水既西涇屬渭汭漆沮既從灃水攸同荆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原隰厎績至于豬野三危既宅三苗丕敘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厥貢惟球琳琅玕

萬壑東注惟弱水之勢不可東使禹謂水萬折而

必東亦欲導之使東則弱水終不可以東流而水患未可盡平所謂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惟聖人深得時中之理順其勢而導之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且天下之理有如此者春夏之時萬物生長然亦有槁枯之根秋冬之時萬物肅殺然亦有發榮之花豈害其爲冬夏之節世之曲士不知此理以一回之天一跖之壽遂疑天地之常道者多矣三危既宅三苗丕敘苗昔以不道竄于三危自後世觀之以罪流放者聽其自生自死在所不恤聖人之心不然方其有罪至於竄棄刑行之後施仁發政自當及之故禹治水至三危亦爲之畫其居宅使大得其敘後世以爲投諸四裔若棄之者非聖人之心也

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織皮崐崘析支渠搜西戎即敘導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厎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導嶓冢至于荆山内方至于大别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雍州東據河曰西河者自冀州視之則爲西也凡禹貢名物地理皆考于圖此特言其大意耳禹之

導山導水必窮首極尾跨涉數州故言其條例於後若其細者不能槩舉則分見諸州導山導水自有經緯山川之分見於九州者其經也山川之聚見於後者其緯也無經則不知其定所無緯則不知其脈絡此作史之妙也導山有二說或以爲治山旁小水山通道以相視其源委脈絡或以爲治山旁小水二說當兼用禹固先相視水勢不應又別巡歷以治其水獨以爲治山旁小水則水勢何由知也觀其次序可見逾于河人逾之非山逾也入于海水入于海也或以爲山勢連屬既有河以絶其勢不可謂之逾也說導山者或以爲三條或以爲四列三條之說謂岍至碣石爲一條西傾至陪尾爲一條嶓冢至數淺原爲一條然內方大別在荆州岷在梁州相去數千里豈可合爲一條以此知四列之說恐是自導嶓冢至于大別爲一列自岷山至數淺原爲一列岍岐嶓冢則言導西傾岷山則不言導者何也蓋水出於此則言導水之所經則不言也導弱水水柔弱不能勝載故導而至合黎之地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厎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降水至于大陸或者以爲河之發源自於崑崙自古未有能窮其

源者故禹導河止自積石蓋河之源旣遠出絶域
禹亦不必窮其所至之處聖人一視同仁規摹雖
遠大亦未嘗無所分限然則聖人用心其與所謂
窮無窮極無極者有間矣
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
天下之水惟河患爲甚故禹之導河尤爲留意至
于大陸河水之勢最湍悍不播爲九河則無以殺
其怒旣分爲九無以合之則散漫而無所收故又
同爲逆河一操一縱散而復合而後河水安流
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
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岷

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
迤北會于匯東爲中江入于海
漾水流爲漢至東爲北江其水一其名異
導沇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東出于陶丘北又
東至于菏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導淮自桐
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
澧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導洛自熊耳東
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
沇者濟水之所自出九川之水惟濟水最微然而
能絶河經河涉汶而入于海者有本故也水之有
本者如是人之爲學可不立其本乎果能立本則

投之患難雜之夷狄皆不弗其所行凡禹所導之水施功者則紀之天下之水不紀者亦多蓋功之所不施也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

九州之水皆同其底平之功矣四隩者四表之外皆可宅而安居矣九州之山已刊除置壇墠而旅祭以告成功矣九川者九州之川已浚滌其源矣水平而復疏其源爲經久之計也九澤既陂治澤非掘而深之也築其堤岸而已浚掘之工費而所受之水亦有限因其勢而築堤則易成而蓄水多所以謂之陂也

四海會同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錫土姓祇台德先不距朕行

四方皆會同而朝王也六府孔修金木水火土穀皆得其修也庶土皆正九州之土彼此互觀而各得其正也底謹者聖人當土正之時將以制賦先存敬謹之心敬心先存然後則上中下三等之壤曲折輕重皆得其平以成賦於中邦而可以爲萬世之傳也大抵作史敘其事者多違其心著其心者多略其事今紀禹之制賦本末皆備底謹者其心也則壤者其迹也以此見古之秉筆作史者皆知道之士也錫土姓古者無常姓有功德則胙之

土命之氏水患既平相與治水有功者故賞而錫之同於治水必非一人今所見惟益稷而已祇台德先者歷年之久涉地之廣勞役亦多矣而天下翕然從禹之行而無距之者禹有德以先之也禹貢所紀若皆禹之力禹豈外是以求德哉衆人爲之則力也禹爲之則德也禹之盡其力者其心何如也史官恐後人因禹之胼胝而斷以盡力之說故以德先終之此作史之妙也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一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甸服王畿也王畿而以甸服名者井牧丘甸之畫大率相似夏時常以甸爲準弈奕梁山惟禹甸之少康中興一成之田可以見甸制推而上之則爲同爲畿推而下之則爲丘爲井秸服者又去其草皮穀有殼曰米地愈遠輸愈輕也凡一服之內四方相距各五百里如東方百里納總西方百里亦納總其餘可以類推

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

五百里侯服王畿之外爲諸侯之服也百里采卿大夫采邑如今之職田也二百里男邦去王畿近者其勢足以自立故止於一二百里爾三百里諸侯去王畿遠欲以捍衛天子故三百里以壯其勢

也二百里之國合之則足以抗三百里之諸侯三百里諸侯有事亦不至於單弱小大相維內外相制此聖人制內外之輕重不差毫末所謂天下之勢猶持衡相率而內衛者此也

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

綏服者去王畿漸遠不可以不常存綏撫之心故以綏爲名三百里揆度天子之文教而廣之二百里奮武衛者綏服與蠻夷相鄰夷虜之情恍惚無常不可以無武備故二百里常奮其武以衛中國文教非於此地而廢也但所奮者專在武事爾夫以二百里之國而能捍數百里之蠻者蓋因其所居而使之守鄉邑墳墓之所在人人自盡故二百里足矣後世不明先王之意秦至發閭左之戍以備北邊而無功萬里出戍離墳墓弃井邑怨望而行遇敵望風渙散安能爲備本朝之兵往往募箭社常得力所謂弓箭社者蓋近遠居人自結爲保社故能出力自戰此先王之遺意也以此見先王之制可傳於萬世但人不察耳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要服已皆蠻夷矣然猶近中國故爲之要約而已不一一而治之也至於荒服則愈遠而不治凡曰

夷曰蔡曰蠻曰流皆夷狄本名不必求其義也如漢有所謂冒頓唐有所謂突厥此豈有義可求哉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漸被暨不必自為之輕重也水患既平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也禹錫玄圭或以舜錫禹或以禹錫舜要之錫者通上下之義師錫帝曰下錫上也禹既成功故以元圭贊見於舜以告功之成古者卿大夫以至於士相見皆有贄以通情鴈幣帛雉之類是也以書考之天下之水或西或東或南或北源委脉絡曉然可見水平之後也滔天之時天下混為一水源委脉絡非如今人有水經山海經可考禹何以知水勢當導當別當過當播當同而用工也蓋思日孜孜天下有溺者猶己溺之思之精歷歷可見以此知天下之事有心者無不可知無不可見也猶嬰兒之在襁褓寒温飢飽豈能自言而養之者不失其時由此心之專也

後學 成德 校訂

增修東萊書說卷第六

夏書

甘誓第二

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甘誓

道有升降世變風移讀書者必觀其時識其變堯舜禹三聖相承渾然無間至啓而有跋扈之臣風氣一開有扈者諸侯之負固不服者也啓往征之序言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臣與君抗其勢若均其體若敵遂至於戰特曰與者孔子深意視有苗弗率汝徂征之氣象有間矣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勦絶其命今予惟恭

行天之罰

大戰于甘者陵抗不疑故敢大戰尤見氣象與上世異也乃召六卿者六卿兼統六師無事則為六卿有事則為六師也先儒謂司馬掌兵何為臨時亦分統一師必別有所謂六卿非也六卿分職司馬主兵官制也六卿並將司馬帥一兵制也兩不相妨見官兵之制此時已定成周潤色而已王曰嗟六事之人服事於六軍者也予誓告汝誓告六軍之衆也聲有扈之罪使明知之五行之氣散在天地之間秀者為人偏者為萬物有扈殘虐生民暴殄萬物威侮之實也三正者天地人之正理其名雖三其理則一在我自棄自弃則天地之正理皆怠弃而不存萬惡之本原也啓不歷數有扈之罪自其本原言之五行三正已皆侮弃則其為惡何所不至方有扈弃侮之時天已絶其命至是而恭行天罰而已非有私意於其間也

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

古者車戰一車三人左右二人御者居中敵之誓師必欲各嚴其部分左不攻左而攻於右右不攻右而攻於左御而不範以詭雖有功亦不恭命也大抵天下有不容易之理不當過不及在天則

爲則在人則爲命在師則爲律事事物物皆有是
理學者思不出其位行無越思此之謂也視聽言
動一失其則而踰其所止是左不攻左之類也師
不以律則臧而凶後世吳起斬先戰而奔敵斬首
者蓋斬首之功小亂行之罪大一亂部分則不可
爲師故也

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

古者用兵必載遷主載社主而賞罰聽焉示不敢
專也有用命而可賞者祖賞之有不用命而可戮
者社戮之也此用兵之常法申戒之也予則孥戮
汝者此於常法之外新出之者也戮非必爲殺亦
有不殺之戮如左氏所謂惟戮是聞初不至死也
此啟當時自爲加嚴之意古人善於自量啟知德
降於上世而又當用兵之際不嫌於加嚴也非特
警衆亦深以見啟自警省敬畏之意所謂啟賢能
敬承繼禹者此也夫承堯舜禹重熙累洽之後未
嘗接行陣之事一旦誓師戒勅戎陣如素講者蓋
禹之家學文武兩備體用兼全本末具舉不分精
粗於此可見

五子之歌第三

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五子之
歌

至五子之歌氣象又不同矣孔子序書直言太康失邦見太康之惡言昆弟須于洛汭又見五子友恭愛篤之心太康既失邦矣五人相與望于洛汭傍徨痛惜形之於歌情發於中有不能自已者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

太康尸位以逸豫天之位而命之君其可以逸豫居乎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不惟逸豫夫建邦非所以逸豫則逸豫之失邦必矣亡國之君耽於逸豫則滅厥德德者性之固有其可滅乎雖固有之放縱不已溺於昏亂顛覆之中所

謂德者或幾乎亡矣雖謂之滅可也黎民之親其上一心一體太康既滅厥德則心異而體解一夫不懷聖人所懼況於黎民咸貳怨之積而洽矣當是時也太康之所以警省憂惕者宜不容已乃盤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至百餘日而不反曰乃者見太康之用工盡力於咸貳之後者蓋如此也安於逸豫是理既滅天下雖危如累卵而猶以爲太山也太康不知天位艱哉之義以爲有此位者當享無窮之樂所以舉世皆貳而無度之遊方且曰乃其念甚順而不疑也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

姦雄何世無之雖堯舜之時亦有凶人在我之理既堅既正則彼無自而入苟有間隙彼必投之此后羿之距太康所以因民弗忍也若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百官得其敘雖后羿懷不臣之心不過一負固不服之諸侯耳亦何能爲太康惟逸豫百姓離心羿所以乘間而起曰因者明天下禍亂之本在此而不在彼也使秦始皇不築長城不起阿房陳勝吳廣將何所因隋煬帝不伐遼東不治宮室李密王世充亦何所因

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僕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

太康不顧其母與弟而恣遊畋五弟朝夕左右諫之不聽去之則不能情逼義迫御其母以從之親愛痛望之至也夫兄弟非君臣比也三諫不聽而去臣道也兄弟之間生死俱之不能回太康欲往之心計無所出義不可已御其母以從僕于洛之汭五子胷中如何哉其忠愛友恭之意展轉而無所依矣以此見五子之歌非一時生意而爲之蘊積之久志念已熟發之於歌故辭旨深切五子咸怨非仇怨之怨蓋怨艾之怨也知其所謂怨則知述戒作歌之意矣五子之歌當以詩體觀不當以書體觀小弁父子之怨也五子之歌兄弟之怨也

所謂其兄彎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哀而不傷之謂也五子之歌一章切於一章一章遠思太禹敬民之訓二章自尋咎其取亡之道三章痛惜冀都之業四章又反復家緒之本末五章其情極矣盡取其憂愧之罪歸之於已觀此五章俯仰高下節奏所在五子之心爲如何

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爲人上者奈何不敬

皇祖有訓是禹固著之於訓辭以貽子孫也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爲人上者奈何不敬

皇祖有訓是禹固著之於訓辭以貽子孫也可近不可下見君民的然爲一體可親之使近不可推之使下視民爲下則有邈然不相接之意矣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百世興王之定法也且何以爲邦不過合天下之民而聚之耳則民豈非邦本乎民所聚而成邦民所貳則不成邦豈非本固則邦寧乎禹受位於舜其相傳之要曰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躬履之久見之精切故作訓以戒子孫堅決著明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禹以萬世允賴之功方謂愚夫愚婦之微一能勝予功高出一世之上心常在一世之下此非敬畏之心視天下若如此蓋其踐履

之工既到見天下實有此理匹夫之志萬鈞之勢
不能奪之一能勝予之實也一人三失一失至於
三而不變不可望其復改矣頻復之凶也失而即
改不貳過也二失而改困而能改者也至於三失
則玩而不復悔矣怨豈在明不見是圖明則易見
暗則難知在上之人易於有不明之怨何者勢均
體敵有怨面言何所不明若人君之結怨于民民
伏於雷霆之下不敢言而敢怨何所自發故其怨
常暗而不明日深一日發則不可復救聖人所以
旁搜博採以通下情蓋欲圖於不見也予臨兆民
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禹持敬之工夫深至故其

形容明切如此萬世君人者之心也其在上者以
天下爲心說得廣故曰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
馭六馬其在下者以一身爲天下說得近故曾子
曰啓予手啓予足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地位雖不同其實無廣狹爲人上者奈何不敬歷
數祖訓一愚夫足以勝懍乎之禹咸貳之黎民乃
盤遊之太康其何以勝之哉五子之所以怨也
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
雕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
天下之事皆有其則至其則而止所謂度也夫婦
之正不可廢也蒐狩之常不可闕也嘉會合禮不

可以去酒導民情性不可以無樂棟宇以蔽風雨垣牆以禦寇宵制於聖人豈以滅德然禽色而至于荒酒至于酣音至於嗜宇則峻之牆則雕之非其則矣有一于此未或不亡於六事之中苟有其一未有可以幸免者況俱有之五子見危亡之道如此之明而思太康之奔赴乎其中其心爲如何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

亂當時之紀綱乃至於滅亡言此冀方本陶唐之有委付至今豈特墜皇祖之業哉當時聲名文物百蠻來朝萬國面內如此之盛今乃至於不能保

此時五子之心又如何玩味其抑揚高下正如黍離之詩痛惜基業之衰

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絶祀

明明我祖萬邦之君尊顯如此指大禹言之也典則者所垂之訓也關者通也和者平也石與鈞天下所皆有不如王府之關石和鈞通輕重之宜也前人事事物物精粗不遺既有其業又有其法又有其具今不能守而荒墜其緒至於覆宗絶祀舉祖宗之已成一旦而廢之五子之心又如何

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予將疇依

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弗愼厥德雖悔可追

發嘆而言惜之重憂之至也萬姓未嘗仇五子也而五子自以一身當萬姓之怨予將疇依知太康之孤離而不可立也鬱陶憂結之懷忸怩惶愧之顏也此章不必以訓詁求讀之自使人惻然見兄弟一體之至太康失道仇不在弟五子無失何以忸怩蓋視太康所爲如己爲之故弗謹厥德雖悔可追如出太康之口代爲太康寒心也玩此五章其言轉切無忿嫉不平之意眞情篤友之至之所形見也欲觀詩者當先觀書則見詩之變風變雅觀舜之賡歌則見詩之雅頌本乎情止乎禮義有

自來矣

胤征第四

羲和湎淫廢時亂日胤往征之作胤征胤征

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羲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胤后承王命徂征

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以至於周三百六十世浸遠官浸多往往分職不一惟羲和之官堯時四人至夏已合爲一至周亦不過一人其位浸卑舜伯夷典禮夔典樂周大宗伯大司樂合爲春官也官皆轉而爲多此二官獨轉而爲少何也蓋唐虞之時民性渾庖風氣未開故其本原可以自

治故掌天時禮樂之官皆多而其它皆略自此以後風俗日薄以精微示之有所未諭故三代之君通其變凡天時禮樂之事皆散寓於政刑度數之間以詔民亦非視天時禮樂爲輕而略之也世變風移不得不質文迭變以通其政堯舜之時天人未分淳庬未散也於此可以觀天下大勢之轉移矣

告于衆曰嗟予有衆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先生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

征伐天子之大權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故史官先言惟仲康肇位四海六師之掌命有所自徂征之命承之而已其辭甚嚴正萬世君臣之綱也嗟者發嘆而憫其勞之辭明徵定保即聖之謨訓也明徵者昭然可見之兆也凡天之所以示證於人君者皆所以警戒而定保之如仲舒所謂自非大無道盡欲扶持而全安也先王克謹天戒即明證之戒也人臣克有常憲謂常行之法也曰克者君臣用工之地也曰有者有諸己之有常憲是常法藏之官府揭之象魏散之有司非不坦然明白若不克有則何以異於無也百官脩輔不言

輔弼而言修輔修者輔弼之工夫人臣自課於朝夕者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專於此而業焉輔者不過輔弼之謂加之以修則交相正救無時怠忽之意深矣厥后惟明明者百官既修輔萬幾無蔽故明而又明謂之明明者人君有本然之明晉君子以自昭明德若非人臣所能致而得臣以輔之則明而又明有日新無疆之意也官衆皆相規正百工亦執藝以諫責難於君謂之恭不諫者爲不恭則邦有常用之刑凡此皆適人徇路之辭稽之周禮可見

惟時羲和顛覆厥德沈亂于酒畔官離次俶擾天紀遐弃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羲和尸厥官罔聞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

當時法度既修明適人又每歲宣揚其命於凡有官之人所以起其敬心宜無一人敢犯者惟羲和獨沈亂于酒以顛覆厥德德者人之固有羲和以沈亂而顛覆也惟其沈亂于酒故畔官離次俶擾天紀遐弃厥司無所復顧天紀自堯以來羲和世守者曰欽若至是乃至於擾亂酒之爲惡大矣一沈于酒雖祖父世守之業國家之重爵祿皆不暇顧而遠弃其職位保其食邑以叛逆說者多謂羲

和一臣之失職黜其爵可也削其邑可也何煩專
行師伐不知義和當時已遠弃厥司保其所有之
邑負固而不服矣古者人君務在導迪民性酒尤
亂德之源故深禁之如周官飲酒者殺如書酒誥
一篇以至此言義和之罪皆凜然嚴毅至漢乃摧
酒酤惟恐民飲之不多天祐下民作之君作之師
後世君職已不盡至於師職則全闕矣季秋之月
辰弗集于房房者日月所會之次舍也日月之行
至朔必會于房集則爲順不集則爲差日者君之
表日既有變百官莫敢自寧如瞽之微以至嗇夫
庶人之在官者皆奔走以救變義和處此官乃不

聞知可謂昏迷於天象矣以干先王之誅人君不
敢自專有大賞罰必歸之祖與天故誓師之言不
曰干仲康之誅而曰先王之誅以見古人循天理
率先王之道已不得而與也此語非有意而言自
古相承不以已視天下心之所存議論之所習熟
矣

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

前此皆責義和之辭以後乃誓師之辭政典如所
謂司馬法也先時不及時或謂嗣侯舉此斷義和
之罪非也此軍法也軍法其嚴於期會後世期會
先後者必殺蓋本於此勝敗所繫不可不先以爲

戒也

今予以爾有衆奉將天罰爾衆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

曰奉將天罰曰同力王室又曰欽承天子威命古之兵師所以無叛命者皆其將帥所以告勅其衆以爲言使師旅之心常知有天子其所以養我命我者天子也將帥但知承王命王者但知奉天討上下相承不敢稍出私意諉爲己權則人君安敢輕兵人臣安敢專命士卒亦安敢犯命哉

火炎崐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汙俗咸與惟新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其爾衆士懋戒哉

火炎崐岡燄烈之時不分工石我衆爲天子之吏若逸其德又甚於猛火言止欲殲其首虜凡以威而彊使從者皆不治也自殲厥渠魁至咸與惟新此三代行師之本也威克厥愛允濟說者多以愛爲仁愛威爲威虐乃類申韓之言不知愛與威者也愛者私愛姑息之謂威者振厲奮發之謂人臨戰陣多爲私愛所牽惜身顧家安能用命又如宋襄公之不忍何以集事非振厲奮發不可蓋威非殘忍酷烈之謂却有愛存焉仁者必有勇是也大

抵威愛當觀其所發發於私乎雖愛非愛發於公矣雖威非威威雖非聖人之所尚苟當威而不威則不知時措者也況軍旅主於威乎夏書存於後世者最少因脩征可以考官名法度人物軍旅之事顯然備具想當時廢職者惟羲和一人而已觀書之要觀其略當知其詳觀其存當知其不存者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釐沃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乃遇汝鳩汝方作汝鳩汝方

增修東萊書說卷第六　後學　成德　挍訂

商書

湯誓第一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湯誓

觀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見孟子所謂五就湯五就桀之事甚明湯累進伊尹於夏欲以開導使之悛改桀終不可回此伊尹所以復歸亳而定伐夏之謀也豈湯伊尹之本心哉聿求元聖與之戮力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伊尹亦自謂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尹之所適即天命之所在蓋天心之享者天命之繫也湯進伊

尹於夏所以駐命於夏也復歸之時命始不容辭矣伊尹相湯伐桀先伊尹而後湯文勢順也升自陑或謂出其不意豈王者之師哉或謂湯得人和不必地利亦非人情也王者固仁義之兵然利害向背亦必決擇升自陑必用師當行之道夏之可攻處也

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

湯告衆庶而稱王曰此史官於伊尹復歸之後因天命之已決而定其稱也方天命未絕於桀湯得伊尹而進之拳拳尊君之心無所不至及伊尹飄

之天命絕矣絕於彼則不容釋於此昔之尊君不幸而無所伸豈預稱王而誓師乎事定而不敢居聖人之心也事未定而居之無乃非聖人之心哉天命所在固惟聖人見之明的而此心則不然也非台小子敢行稱亂以此知非湯伐桀乃天也使湯非順天命應人心則爲稱亂矣

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

今商之衆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觀此可以見湯德澤入於民者深教化示於民者明桀之民雖不聊生商之民陶陶於農畝而不知非德澤之深能若此乎桀爲無道而且以爲正夏正者正統之正非教化之明尊卑上下之分能不忘乎予惟聞汝衆言固有當於予心特畏上帝不敢不正耳夏罪其如台尤見湯德澤之深夏之民在塗炭之内而商之民在春風和氣之中故曰夏罪其如台夏之虐不相接而相忘也故湯舉夏之罪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天下之力所以作衆人之事乃聚衆人之力而爲一人之事故曰率

遏衆力想其多爲宫室臺榭男不得耕女不得織而皆罹凍餒之患矣割者爲屠戮殘虐之政以割下也有衆率怠弗協桀爲威虐天下宜奔走畏懼而乃率怠何哉蓋畏虐之極必至墮弛民至不聊之地皆有不願生之心自知必死則苟且度日耳雖有威虐其如之何夏德若茲今朕必往夫商民所以不肯往者但以一國之内不被桀之虐而湯則以天下爲心一民失所皆湯之責況天下皆在塗炭乎天命所在聖人豈容已邪

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申言賞罰以警衆也用師之際警勑之意自不可少然與上古則有間矣禹伐苗止曰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至啓乃曰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已不同矣湯誓師之辭與啓相若而又曰朕不食言罔有攸赦世變風移聖人不得不然亦敬心愈加之意非德不足也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朡俘厥寶玉誼伯仲伯作典寶仲虺之誥第二

商書

湯歸自夏至于大坰仲虺作誥仲虺之誥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

湯伐桀而歸至于大坰仲虺作誥不待至亳者湯既伐夏愧忸之心發於曾中若不能一朝居苟不即有以銷散之則過而不化將有害於進修之業矣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湯非畏議論也正恐後世亂臣賊子以湯藉口而爲亂也自古君臣變易亦或有之如后羿之事尚矣何爲口實乃至於湯蓋后羿天下曉然知其爲惡誰肯從之湯一代之聖人天下將以爲聖人且爲之則凡欲爲此者復何不可此湯之所以恐也湯居萬世君臣之始變此心之慚此誥之作皆不可少也乃

作者繼湯有慙而作詰也

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有夏昏德民墜塗炭

湯之伐桀慙發於中則是湯非欲往當時之民又有怨言則是民亦不欲往然則湯之必往何所迫耶於此深可以驗聖人之知天惟天生民有此身之欲無人君以撙節之則亂天生聰明之君以治民非私於君也五行之氣有得其至精者則爲出羣拔類之人以治其餘湯而可以不往乎仲虺推其本原而言之有夏昏德則與聰明相反矣其源既昏其流豈能清徹天下之人所以皆在塗炭之

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纘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

天乃錫王勇智勇智非自外來即聰明之發見也聰明體也勇智用也勇則能行智則能知如此則能表正萬邦使四方視爲儀表而皆得其正矣纘禹舊服者禹之服至此乃得而繼伐夏而纘禹天命人心之至公也茲率厥典者湯之勇智循常行之理而已典者萬世常行之理也如此則能奉順天命矣自常情觀之仲虺稱湯之勇智本於天錫宜必有甚高之事乃不過率厥典而已

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受
命用爽厥師

矯誣云者蔽夏王之有罪也誣天之理矯天之意
以布命令于下帝用是而不臧用者天命無心於
去夏也桀既不臧而後用湯以受命式者天命無
心於之商也帝之不臧夏而命商何以驗之觀天
意者莫的於人心用爽厥師有夏之昏德薰灼其
民天下居憯然之中用湯以開明之使如醉夢之
醒故曰爽仲虺解湯之慙德先言天立君自然之
理夏昏德所以亡湯有德所以王何慙之有
簡賢附勢實繁有徒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
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
聽聞

上先言天命簡賢附勢以下方言人事自惟王不
邇聲色言湯之德自佑賢輔德又戒湯為若之事
此一篇之次第也當桀之時小人為羣見湯之賢
則簡忽之見桀之勢則親附之小人之常態也當
此之時肇造我邦其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
有秕言桀之徒視湯為莠秕其勢不能兩立小
大戰戰而懼非辜者懼其以賢而害於勢也況我
之德言已足聽聞而不可掩乎言名譽之彰聽聞
已多尤為不安

習

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已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

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仲虺見聖人之的故其稱聖人皆於本原而言之不爲高大之論而其實非聖人則不能至也聲色貨利而欲不邇不殖自非純乎天無一毫人欲者安能湯之所以爲湯不過此耳本原既已清徹則凡於事爲無不當理德勉者勉之以官功勉者勉之以賞見其崇德報功不差毫髮也用人惟已者如記所謂取人以身惟本原之正故能以身爲度而任天下之才苟吾身自無權衡則何以稱天下之長短小大哉改過不吝者聞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顏子之不貳未若湯之不吝也克寬克仁者自古言寬仁者往往多以慈愛而或至於不治湯之寬仁慈愛固在其中而能彰明孚信於兆民其間蓋有不容言者意有以將其惠而民感之也彰信兆民蓋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之意

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予后后來其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

乃葛伯仇餉湯之征葛爲民用師之始故曰爲其

殺是童子而征之也自此以往東西交怨室家相
慶民之戴商豈一朝一夕之故哉當是之時君臣
易位雖天下之大變然觀其征伐之時唐虞都俞
揖遜謳歌朝覲之氣象依然若存蓋堯舜禹湯以
道相傳世雖降而道不降湯之心猶堯舜之心不
幸當天下之變大不得已而不可避也後世用兵
師之所至荆棘生焉民莫不驚潰奔竄湯師所至
民皆欣然有喜何也蓋弔民伐罪布其寬仁所至
則蘇故其氣象不可與後世同日論也
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
邦乃其言

仲虺作誥至此畢矣又欲湯大其初政以副民望
故因戒以爲君之職侮亡者侵侮之侮有亡形則
推絶之有存理則培固之遏惡揚善人君當爲之
職也是皆行其所無事因天下所當爲而爲之
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
德日新者聖人之德常運而不息則日新使湯以
慙怛之念倚於胷中而不化則於德有所雜有所
雜而止則不能日新矣蓋謂湯此正當日新其德
以大其初業安可留慙怛之念以累日新之工哉
志自滿與篇意似不相接一篇之言皆所以振起
湯之心而湯安有自滿之意蓋於此乃見古人精

微之至此書主於解湯之慙所以歷舉德業天命人心之所在德業之盛天人之協則有自滿之理故仲虺自其本原而塞之湯豈有是論必至此乃爲全備也

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

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謂湯正宜勉明大德以立民極安可留慙怛而不化以怠其初業乎昭大德即建中也將以建中豈必它求亦於本原用工耳制事制心大抵不出湯之一身天下之事不外於心又贅言事何也古人立論本末體用悉備如易

既言敬以直內又言義以方外本原既厚則取之不盡用之不竭自然流裕於後世子孫六百年之商皆出於此大德非外有所謂大德即上不邇聲色以下蓋再立天地必舉世使之維新可也

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

能自得師者自字要看後世亦有尊德樂道之君然人以爲有道有德則尊之敬之非所謂自得師惟自得師則真可以王矣湯之於伊尹是也謂人莫己若則孤悄特立傲然處萬物之上烏得而不亡好問則以天下之善爲善所以裕也自用則己

之能有限所以小也皆不自滿之意也仲虺諄諄於終篇者人君之居入自滿爲甚近也

嗚呼愼厥終惟其始殖有禮覆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

有禮則殖昏暴則覆天之道也謹厥終惟其始蓋湯此時正當謹始於正始之初必思所以爲厥終之地欽崇天道勑天之命惟時惟幾之謂也欽之工夫至矣又加之以崇加欽之至也永保天命能欽崇則能永保也

湯誥第三

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湯誥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

湯誥一篇立一代之規摹新天下之耳目垂六百年之基業者皆在焉即位第一事也誕告萬方非家至而戶曉也意即位之始萬國之君皆朝于亳故因而告之嗟爾萬邦有衆吁嗟嘆息憫其勞苦之意也明聽予一人誥提警振起作其更新之意也一篇之義盡在是矣

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

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天命之謂性也若有常性率性之謂道也克綏厥猷惟后修道之謂教也天

之所賦爲命人之所受爲性子思言修湯言綏修者裁成之謂綏者安養之謂修與綏非外有以與之互相發明因其所受者以修之綏之而已仲虺言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即此意也但仲虺於情言之自末以及本湯於性言之自本以及末理歸于一而聖賢之間亦見矣

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

夏王滅德作威德者性之本有以私欲而滅之故曰滅威者性之所無以私欲而作之故曰作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

虐于爾萬方百姓人君天下之原其勢甚便作威于上則其酷虐順流敷布于萬方百姓而無一人不罹其凶者使其轉此機而敷德其勢亦然耳百姓在下被桀之虐受而不可避痛而不敢言桀若可偃然而獨肆及荼毒之極弗忍之餘乃能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不能自通於君而能自通於神天道之常桀亦不可遄特反覆手間耳降災者非獨災異凡天象變於上人心怨於中地理亂於下者皆是也

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

衆請命

將天命明威命出於天將之而已威亦天威明之而已天命明威萬方百姓並告無辜之怒也不敢赦深見湯不得已之心如有所督迫不可得而已者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若後世亂臣賊子藉湯爲口實者以此心觀之方見大不相似湯無一毫私意對越天地思神而爲之也夏牲用玄湯用夏牲湯何心哉深味昭告上帝之時則湯之心可見矣請罪有夏問罪桀也聿求元聖伊尹也以與爾有衆請命民墜塗炭死無日矣請其命而續之於將絶以此見湯之伐桀全不爲已都是爲

民也大抵聖賢之心與萬民之心如一則公心也公者天之心也湯之時民心既然而伊尹又與之同心則天心可見矣

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賚若草木兆民允殖

上天孚佑下民聖人知天於未命之先衆人知天於已驗之後孚佑者見聖人知天於先而至此果不失所期也罪人黜伏桀已竄伏於南巢也天命安有僭差賚然如草木賚者粲然有文其理甚明若草木栽者培之傾者覆之咸其自取也兆民允殖民本有生殖之理於此而信

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

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湯初以民心天命所在不得不伐然今罪旣討矣當有聖人出而治之乃使予一人輯寧爾邦家用見湯之伐桀出於不得已而旣伐之後以天下爲大慊然而不敢當也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不知今已獲戾于上下乎未獲戾于上下乎輯寧之責在已則桀之戾將移於已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此湯之敬百聖相傳爲君之心也未嘗獲戾若已獲戾者可見聖人之心矣

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

凡我造邦之人無從匪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非號令有邦之君也觀其辭氣深欲鑒前事之可畏而體今日之心一從匪彝即慆淫則不能守爾典矣人之心不適邪則適正不爲善則爲惡苟心無所即無所從則必有所守而天之休在爾典之中矣何者此心恬愉安泰其爲休美可知凡福祿之鍾祥瑞之來皆其發見者也

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

天道善則福之人君居中或有所蔽則天之福不得及於善故爲君者致天之命於民而勿蔽足矣而朕躬有罪亦豈敢拂天之意而自赦一簡在上帝之心而已以此見湯合人已爲一區而歸於天有天下而不與焉之意民以善言躬以罪言人已之道也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者雖曰簡於天心而已不與至於爲君之責則不可不自任非引咎歸已也人君天下之源理固如此爾自前而觀所謂樂天知命故不憂自後而觀則又居其憂之大者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萬邦有罪其誰之罪邪

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再三嗟嘆庶幾惟此是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之誥皆聖人之格言萬國信乃亦可以有其終湯豈有不信者湯於此若下之未信而望其信焉此善導善誘之意辭語温醇篤厚使人慕念無極如易所謂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無窮也

各單作明居

伊訓第四

商書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　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

伊尹當太甲在喪之始而作訓乘其初心之虛也商曰祀周曰年孔子周人故作序以年稱史官商人故作書以祀稱以十二月爲正伊尹奉嗣王祗見厥祖正始之事自古莫不以爲重舜受終于文祖禹受命于神宗況太甲中材故伊尹尤以爲謹

而史官紀敘辭旨亦特嚴伊尹逆知太甲資質未必可保故於是時作書以戒之太甲終於欲敗度縱敗禮書若無益然即位之初祗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己以聽此時太甲豈無悚然作新之意雖有驕奢淫泆之行至此必掃蕩無餘而虛心願聞治道矣此時以格言大訓入其心則其聽之必篤雖久而猶有餘力然則太甲既立不免於昏迷而終於克終允德則訓之之早故也明言有著力之意言之爲有力矣

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

伊尹欲言湯德推本自夏而言之德曰方懋方者常常如在初久而無一毫倚滯之意日新之謂也德者天地萬物所同得實然之理聖人與天地萬物同由之也此德既懋則天地萬物自然各得其理矣夏之先后懋德如此宜可以憑藉扶持固億萬年之基本子孫纔爾不率天遂降之以災天理感應之速反覆手間耳非特人君學者亦有此理蓋萬物皆備於我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但匹夫無位未必有此事方懋厥德罔有天災感應之理存於懋德之中也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咎之

理存於弗率之中也後世人君所以敢於爲惡皆恃天下爲已有伊尹之言所以奪太甲之所恃假手者非湯放桀乃天也以此深見伐夏非湯之本意實迫於天命之不得已耳造爲攻伐雖鳴條一日之功栽培固結民心而不離乃在於毫鳴條之役雖以兵戈安可恃也自毫之際仁恩涵養之素其可忘乎

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

惟我商王提湯之德而言之也聖武者非血氣之武曷之神武是也虐與寬爲對代虐者必以寬湯之伐桀非有它道不過取其對者代之如曷東爲西而已聖武之德如此之大太甲將於何而入故伊尹指之曰罔不在初蓋百官萬民於此聳然觀命必有一新天下耳目之德以與萬民更始太甲雖累於欲縱而即位之初必且改志易慮亟告之以嗣德在初乘其天理之正發而開導之也

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

立愛立敬指以用工之地也人之良心一日之間無不屢發念過即已未有能立之者於焉而致扶持植立則始之而有終矣治國平天下此其道也嗣德在初工夫之切無

以易此立之一字修德之本也人誰不愛其親於愛親之時而不立其愛則愛親之外無所愛也夫敬亦然惟愛親而立其愛敬長而立其敬則此愛此敬持守不散而其所推豈不自邦家而四海乎嗚呼先王聲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

人紀者五典也本有自然之敘惟亂之於桀故至湯而始修之修者修道之修也五典既修於湯其道足以贊天敘矣而又何待於從諫弗咈先民是順蓋人紀者天下事事物物之理敘於天之自然不容一毫有己之私也諫之可從則理在於諫有所咈是以己而咈之也則人紀之理咈矣天民之先覺則理在於先民不能若是以己而逆之也則人紀之何而聲修乎弗咈時若即聲修之工夫也苟拒諫逆賢湯一身之紀且不修何以修天下之紀乎舜嗣位而從五典禹受命而敘彝倫湯歸亳而聲人紀之修武王勝殷而汲汲攸敘之訪爲君爲師者之第一事也

居上克明爲下克忠

湯之克明若齊聖廣淵易克也惟克忠爲難求湯不幸處君臣之大變此心之忠何以知其克也當天命未絕之時桀紂爲君湯武安於爲臣湯武之本心也及天命之既絕則桀紂不可以爲君矣攸

湯武不得已應命而起故詩人美武王曰媚茲一人觀媚之一辭與忠之一辭氣象有肅恭之態而無一毫干名犯分之心不然五進伊尹湯豈不忠於爲下耶

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

惟檢身若不及故能於人不求備大抵用工於自檢實見天下之理如此其難踐實見一身之行如此其難全則不敢責人之備蓋已之所素嘗者難豈敢以難望於人哉

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

湯自聲修人紀至檢身若不及工夫之多踐履之深其得天下如此之難以湯之聰明其難且爾太甲中村之主則難又奚止於湯也

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制官刑儆于有位

得之既難故其慮後世也深求哲人輔後嗣制官刑儆有位爲後世無窮之計

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

古者成童習舞恒舞則爲愆矣歌以永言酣歌則爲愆矣巫者歌舞以降神恒舞酣歌所以謂之巫

風也觀湯之時以恒舞酣歌爲戒則知靡靡之樂非作於商紂之時鄭衛之音非起於周衰之際天下之理正邪對峙有雅樂則有淫聲矣三風十愆前六愆因後四愆而生人之用力體察當於其所自生也見聖人之言此心如何有一毫不敬則爲侮矣聞忠直之言此心如何有一毫不契則爲逆矣着德之人一念之隔則爲遠頑童之人一念之喜則爲比四愆不免則六愆隨之卿士邦君有一于身必至喪亡非謂一愆之能喪亡也德不孤惡亦不孤有其一則至于二至于三而九者從而有矣有一云者箴其病於未萌也

臣下不匡其刑墨

君臣之義天倫也臣下不匡其刑墨以刑而彊驅之何也蓋臣作朕股肱耳目腹心之動股肱耳目腹心之應有不知其然而然者後世人臣之分移於祿一體之義析而二固有視其君之過若不相及者故湯制刑以懼之庶幾人臣愛身必無不諫是則湯之官刑非威以脅人而使之必諫也乃所以還其股肱之義而全其天倫也卿士邦君各有臣下以匡其愆也卿士邦君有愆刑及臣下交相正之用至矣卿士邦君之愆將及喪亡臣下之刑至墨非過也

具訓于蒙士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

孔彰

具訓于蒙士教之於童蒙之初也天性未發人欲未萌於此而訓之入之深矣嗣王祗厥身念哉一篇之旨歸之於此故其辭力而意嚴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所制官刑自今觀之皆凜然可畏之事而其中有洋洋孔彰之象何也聖人無本末精粗之間其悚然可畏乃生生不窮之理故見其顯然有洋洋發動之意也不然三風十愆之戒徒若法律之語森然不可犯耳烏知其中有天理也伊尹之聖詳味聖謨洋洋之大而嘉言則甚彰明蓋洒掃

應對乃精義入神之妙能反三風之訓而默識之則所謂洋洋孔彰之意自見矣

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惟上帝不常上帝固不常而此理則未嘗不常也作有善惡降有災祥何不常之有非作善之外有所謂百祥作惡之外有所謂百殃善與祥惡與殃各以類而相從耳德與不德其小未有不至於大者觀復姤二卦可見勿以小惡爲無傷而勿去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而滔天燎原之勢有不可以抑遏者則所謂慶萬邦

隆厥宗之意明矣

肆命徂后

太甲上第五

太甲既立不明

孔子序書斷以不明原太甲之過也蓋欲縱之敗度禮皆昏蔽之病咎在不明耳況君道常明不明則反為君之道故孔子斷以不明二字指太甲之過大抵為惡雖不止於一端本原其有外於不明者乎

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

太甲居喪之時有欲縱之敗故伊尹放之三年之喪畢悔過允德復歸于亳人君居喪聽於冢宰禮也太甲居喪于桐宮喪畢已歸亳矣不謂之放君亦可也孔子崇居憂之義證尹無放君之事夫豈不可而直云放諸桐何也伊尹孔子以大公存心質之天地而無疑詔之百世而無愧太甲之昏迷憤悱而後可以啓發尹之心對越成湯而為之何嫌於形迹孔子之心對越伊尹而書之何嫌而諱避桐宮之營密邇先王先王之嚴朝夕臨之在上質之在旁而敗度敗禮之習不得肆焉然則放云者非放其身也放其縱欲之心也使孔子序書委曲而蓋之是伊尹之為實於理有所不安則何以

對天地而下報成湯乎孔子亦且欺其心矣三年之後思念常道伊尹乃作太甲三篇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祗肅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惠順也太甲不明凡所作爲與伊尹相背所以不順所向旣異安能相入哉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顧者省察也諟者提撕也皆整省之意也言時時省察提撕不敢少怠以是心而承接上下神祇至於宗廟社稷之事莫不祗敬欽肅伊尹所以首及此者人心雖甚澶散至祭祀之時無有不誠敬者此其本心也故葬

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

後嗣指桀而言也桀所爲不周恣行暴虐豈得而有終乎故臣亦罔見其能有終者夫桀之相豈盡無終者邪自桀之不周觀之君先已罔終矣感應之理豈得不然雖有能終者亦無所用其力況與桀俱化者邪此言欲以感動太甲盡正已物正之學則主聖而臣必良矣參二段而觀之伊尹責任太甲之意何如哉

嗣王戒哉祗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王惟庸罔念聞伊尹列舉善惡之證明白如此嗣王豈得不戒哉君之不君不特自辱又辱乃祖成湯矣伊尹忠誠

懇切太甲方且以爲常雖聽尹言若無所念無所
聞也

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

伊尹作書而太甲方罔念聞至是又諄諄提耳而
言之故謂之乃言先王昧爽丕顯昧爽者天未明
將分之際也湯於是時已大自顯明洗濯其心澡
雪其志坐以待旦湯之時其存心養性湛然
清淨無一毫物累同乎太虛不啻日之東升將照
臨於天下以湯此心觀之可謂以勤勞而得天下
似可少逸矣猶坐以待旦則下於湯者果如何而
勤邪伊尹所以暗箴太甲之病也

旁求俊彥啓迪後人

旁者求之非一路也當湯之時朝廷之上左右前
後無非俊彥矣湯之心猶不自足方且旁求必欲
盡天下之賢使啓迪於我後之人湯之心以爲得
天下之艱常有易失之意求賢必至於旁求以啓
迪後嗣爲萬世子孫之慮者亦遠矣

無越厥命以自覆

命者正理也稟於天而正理不可易者所謂命也
使太甲循正理而行安有覆亡之患哉

慎乃儉德惟懷永圖

既言儉德又言謹乃蓋德者本然之理謹者用工

之地也儉德湯固有之德也伊尹以此箴太甲之病源也太甲欲縱之敗正與儉德相反儉者非特節儉之謂一念收斂無非德之所聚太甲之病在於放伊尹急欲其心收聚而不放則精神會聚所懷者孰非永圖兢兢固守常有欽謹之意自然凡事務長久之理惟其心放而不收惟昏於縱欲徒視目前之利此豈久享富貴道理宜尹以是言箴其病

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

虞者虞人之虞也虞人既張其機欲以發矢必先省察其括循於度然後可釋

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惟朕以懌萬世有辭王未克變所謂止者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忠之類也言當欽其所止率循乃祖成湯之所行則惟朕以懌萬世之後亦有聲聞伊尹視萬世之毀譽其責盡在一身孟子曰伊尹聖之任也於此可見夫伊尹之休戚繫萬世之毀譽則知尹之一身當商家天下之大期太甲以能順我之言則我欣然悅懌自尹之懌似未足爲利害也而萬世之辭繫焉蓋此見尹任天下之重處尹不悅懌見太甲之爲有萬世垂謨之意是以尹之懌也不爲尹懌爲萬世而懌其有辭於太甲也固宜

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

王未克變視罔念聞亦少異矣然未有轉移之機其變猶未克也伊尹愛太甲眷眷之意無忿怒之辭歎惜以爲非其本然乃習與性成耳深思轉移之理不可復使之日近聲色與左右近習玩狎于不順之事營緝桐宮密邇先王無俾長與斯世而俱迷是伊尹已知其遷桐而必變也人君者所以指天下之迷也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人君之迷即一世之迷故曰世迷桐宮湯所葬之地廬于

墓側朝夕有所聲動玩狎之習日遠感發之機日接克變之理在是也蓋此心居於憂則善端自生百非不得而入憂則心收樂則心放也王往桐宮居于憂果至於克終允德伊尹未嘗數太甲之非但以先王反覆言之告戒之道斥其過惡則激而不聽故言先王之美如此使善惡自相形也太甲一篇合伊訓而觀之然後知伊尹納誨之不可及後世人臣諫君至于再三而不從辭氣忿怒浸至不平伊尹三節進戒一節反緩於一節伊訓之作太甲過未形之時也其言痛傷有哀痛不能自已之意及其過已形而太甲一篇乃雍容和緩不傷悼

痛切伊訓言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墜厥宗則九廟爲墟矣使人凜然有危懼之意至太甲但曰烝厥祖烝祖之言視墜宗之言孰爲嚴其曰無越厥命以自覆無之一字辭旨從容亦非若墜厥宗之斷斷也況又曰惟懷永圖曰萬世有辭期望之意愈至詳味太甲首篇溫乎春風和氣中有陶然自得之意及觀伊訓格言大訓明備森嚴如在武庫矛戟森列何也臣之事君如子之事父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夫父母有過諫之於幾微而不從常情或有忿激之心忿激之生則諫譯之言過其傷多矣爲孝子者加敬而不違雖勞而不怨其色愈恭其氣愈和其言愈從容而不敢迫也伊尹聖人太甲庸君伊尹元老太甲幼主而事之如父此其所以聖也

增修東萊書說卷第八

後學　成德　挍訂

增修東萊書說卷第九

商書

太甲中第六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

太甲既克終允德伊尹復辟以冕服奉嗣王復于亳即君位乃作書曰民苟非君則不能相匡以生君苟非民亦何以君萬方言君民之勢不可一日相無也桐宮之遷豈得已哉賴天之靈克終允德乃皇天之眷佑默俾之實萬世無疆之休味此數語伊尹痛定之辭也使太甲終於不變尹將若何

既克終矣喜慰如何哉實云者尹之心可想矣然
太甲始改過伊尹即許其克終厥德何哉蓋太甲
居桐動心忍性自怨自艾之深必知其能終也
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欲敗度
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
逭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厎厥之德圖
惟厥終
太甲既悔乃知前日之非拜手稽首曰我小子初
以不明于德自至不善欲至於敗度縱至於敗禮
以速召其罪戾于厥躬觀此數語非自艾自怨之
深乎自常人論之桐宮之放怨心必生今太甲乃

知凡其不類無非自底前日所見度若敗吾欲者
禮若敗吾縱者今日所見乃欲之敗度縱之敗禮
也人至改悔所見莫不的切自爲此語非灼然有
見者不能太甲之病正在不明至於自咎亦謂不
明于德孔子序書以不明冠之篇首察知其原也
方太甲不明之初視欲與縱爲安泰恬愉之地視
度與禮若荆棘束縛然既明矣乃知度與禮自有
安泰恬愉之實而欲與縱乃荆棘也以速戾者見
欲縱之爲戾急也天作孽猶可違避如水火之災
人得而逃之至於身所自作則身自被害一身之
間何所逃哉既往背師保之訓至圖惟厥終見太

甲望伊尹扶持之切當太甲不惠於阿衡之時伊尹之言惟恐太甲之不聽及太甲既明之後太甲之心惟恐伊尹之不言也

伊尹拜手稽首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

伊尹見太甲之克終乃欽而重之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於太甲已爲之工夫從而大之也允德誠然之德也太甲既已克終允德則允德在太甲矣但未知協于下耳伊尹從而使之協于下蓋推之也

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並其有邦厥鄰乃曰傒我后后來無罰

伊尹又恐太甲用工迫切故舉先王之事以優游勸諭之也太甲之心既明已知所以用工矣故告之之意温然如春蓋彼之善端既發必將涵養而成之優游漸漬使其自有所推廣也

王懋乃德視乃烈祖無時豫怠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朕承王之休無斁

伊尹又訓太甲以日新之功蓋始悔乍明其力尚淺慮其或解也當太甲幼沖之初伊訓之書懼其未能有所立也則使之於親而立其愛於長而立其敬既立之後則已知有愛敬矣於此使之思孝思恭思者日加省察之謂也未知立愛立敬雖欲

思而無致思之地敬愛既立則思省前日之所立者也故立與思相應而有先後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明與聰本然之有也惟視遠聽德然後爲本然之聰明人能視而不能視遠有物以蔽之也物不能蔽則本然之明見矣人能聽而不能聽德有物以雜之也物不能雜則本然之聰見矣此皆太甲之所已用工伊尹又從而廣之也聖人之言未嘗偏倚奉先思孝至聽德惟聰辭氣與進戒之言異太甲已有見於實然之理故伊尹明孝恭之本心指聰明之本體示之以用工之地也能此則朕亦承王之休美無厭斁之心矣聖賢變化人主先後

緩急各有次序當急而緩則視以爲常當緩而急則激而不顧此伊尹作成中主變移氣質之妙也

太甲下第七

商書

上篇規諫其病舉先王之道以爲規摹中篇悔過之初言先王子惠之德以涵養其心終篇已知道矣申告之以爲君之次序上篇之辭甚嚴中篇和緩終篇復嚴正如醫者之治疾方疾未去則用猛藥以攻之疾既去則用平藥以補之本根稍固恐其餘毒未盡故復用猛藥伊尹之訓太甲此轉甚力工夫之深盡在此篇蓋量其可言而後言也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

懷懷干有仁思神無常享享干克誠天位艱哉德惟治否德亂

申者重複之意也嗚呼不輕其言也皇天本無私親能敬者則親之敬者天之理也民心本无常懷有仁者則懷之仁者民之心也思神亦無常享惟誠則享之誠者思神之德也上得天心下得民心幽得思神之心始可以當天位所以艱也德惟治德者即所謂敬仁誠也總之於己則謂之德見之於外則有三者之異有德則治出治則入亂治亂之定理也三代以前證驗甚明三代以後不知本原故不知所謂德然亦有暗合於德者亦庶可爲

治如漢高之寬大光武之柔道是也但習之不著行之不察此治之所以不如古也

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愼厥與惟明明后

所謂道謂同此理也迹不必同所謂事蓋不出此數事而已出治則有道爲亂者皆事也堯舜三代因時制宜或損或益豈能盡同而爲君之道如出一軌桀紂秦始皇隋煬帝之徒雖各有爲亂而聲色奢侈拒諫蔽賢等事無以大相異也與治同道無有不興與亂同事無有不亡必當終始謹其所與乃惟明明之后所謂與乃是幾微處意之所向

也一毫不謹亂七皆自此出大抵心之所喜即厥與之所分也如見紛華而有悅之之心則所與在於亂矣故與者治亂之初也治亂之分差於毫釐用心正則所與在治用心有毫釐不正則所與即入於亂惟終始常持此心則謂之明明后以其明明則能見治亂之機也

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尚監茲哉

告太甲以用工之地也使太甲但聞昧明之說將於何而用工蓋明明生於懋敬敬則此心存存則視之而見聽之而聞此便是明不敬則此心不存不存則不存則反是此則謂之不明克配上帝與天相似者敬即天之理也今王嗣有令緒尚監茲哉言庶幾監視此理亦懋敬其德哉人心放則昏敬則存也

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

自此乃畫一之戒也方太甲在桐宮之時悔甚銳見甚力伊尹恐其勇於進躐等而不循序故告之以自下自邇之說使太甲知下學而上達道在邇而不可求諸遠然後以次而進蓋灑掃應對即精義入神之理禮樂刑政即道心惟微之理家人婦子即治國平天下之理教其於實地而用工也太

甲既有見於道忽略之意易以生可不知至高至遠之理實出於至下至近之際乎

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慎終于始

所謂輕非不顧之謂所謂安非安佚之謂難與危伊尹恐太甲既已用力謂民事太甲初悔之心也伊尹恐太甲既已用力謂民事為已知輕而視之惟難者難之之意終不可忘也圖終之餘謂君位已可安泰然居之惟危者危之之意終不可忘也欲接民事惟有難而已欲居君位惟有危而已無輕無安防其心也惟難惟危明其理也謹終于始言欲終之善必謹於始今正謹始之時也太甲怨艾方新豈有輕民事安厥位之意聖賢不已之工夫其微戒固如此輕者非謂太甲遂輕慢民事慮其既明處民事以為有餘而忘崇敬之意也安者非謂太甲遂安肆厥位慮其既明泰然安定而失興省之機也況惟艱惟危堯舜以來萬世為君者之心不可少釋太甲而可不知乎方其不明病在欲縱及其既悔則已知義理之味知之則將視以為常此心止而不運輕與安之所自出也輕之則將果難安之則將果危其何以終乎悔過之初言克終允德是伊尹已保太甲之克終矣此又戒之以謹終當如始蓋使之終不忘

夫自怨自艾之時也

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

逆耳之言不可謂其不順即以爲非必當求諸道遜志之言不可謂其遜順即以爲是必當求諸非道太甲旣有見之後此理當曉然矣而伊尹不忘戒者蓋人之血氣有時或蔽如孔子言六十而耳順意其前乎六十於逆順中不能無蔽故耳順之年方知逆順之言合道與否求者用力之地也且逆耳之言亦有不合理者要之合者多不合者少故於道之中求之遜志之言亦有合理者要之合者少者少不合者多故於非道之中求之曰求者逆耳多是而未必俱是遜志多非而未必俱非各於其多者求之求之而後可決不特與我之意也

嗚呼弗慮胡獲弗爲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

伊尹又嘆而言天下之事不先思慮何爲而有所獲旣慮之後若不能爲又何由而有成慮之說太甲其可不課日而用工乎謂前日之克終允德蓋思慮而得之今日不爲則復不成矣一人元良萬邦以貞元者善之長貞之意甚大不止於正也伊尹言元良而未說所以元良蓋隱而未發使之自覺耳至是將告歸先露咸有一德一篇之意

君罔以辭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休

人君聽言豈不欲遠辭言然僞言似正者有不自覺故深戒之人臣功盛豈不欲退然爲寵利所誘有居之而不自知者此告歸之意也上一句以戒太甲下一句以自戒辭言者言僞而辭也太甲既明人已不可動搖惟疑似之言爲可畏也人臣本無功皆人君之功伊尹相湯何敢有功其事太甲以爲僅可免罪耳而可以寵利居之乎雖然人君非不知先王之成法不可亂惟辭言若可喜所以慮其或蔽於所喜人臣非不知成功之不可居惟寵利乃人情之所喜所以慮其或安於所喜亦總言君臣之大體也

後學 成德 校訂

增修東萊書說卷第十

商書

咸有一德第八

伊尹作咸有一德咸有一德

太甲悔過既力入道既深故伊尹於此篇講究實理以入道之至極者告之前聖後聖入道各有自得之地在堯舜禹謂之執中在伊尹謂之一德在孔子謂之忠恕在子思謂之中庸在孟子謂之仁義皆所以發明不傳之蘊此篇終始言一德一德之名立於伊尹蓋明百聖之所未明大抵聖人之於道各有所受用因其所受用而名其道以詔天下後世

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曰嗚呼天難
諶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
伊尹居君臣之變責塞而歸無嫌無難循天理之
正也一德不可以易聞故必待告歸而言太甲悔
過克終允德而後可以受是理也然猶不肯輕言
未露一德之名先暗言一德之用又言其反乎一
德者聖人見道之切果知其難故言常不易孟子
欲論浩然之氣先曰難言也伊尹欲言一德先曰
天難諶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
亡此一德之用也
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啓迪
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
此一德之反也慢神虐民見一德尤爲明切以神
爲可慢則以幽明爲有間以民爲可虐則以小大
爲有殊豈一德哉啓迪有命命者即一德之所在
謂有一德之人也
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
有之師爰革夏正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
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
自此方明言一德克享天心者謂天之心即一德
而湯與伊尹皆有一德上當天心所以克享也非
天私我有商私則非一德矣非商求于下民求則

非一德矣吉非福祥恬愉安養之謂也凶非災害拘畏急迫之謂也此二者之應德之一與二三而已

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

動之一字當看謂更無差忒也德一則天也人也神也周旋泛應無非此一故動則合於理苟二三則周旋泛應之際不能一動則背於理矣所以有吉有凶理之合與背即吉凶也

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

吉凶無毫釐之差在乎人耳災祥雖降於天在乎德耳即所謂一也

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

新厥德者澡雪興起之意惟終始皆在一德乃日新之道也所謂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息

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其難其慎惟和惟一

上既言一德之事至是謂非一已所能盡惟左右前後皆輔成一德之人然後可臣之所以爲上者輔君之德也臣之所以爲下者爲君安撫其民也是君民爲一也其難其謹慮小人之厠其間也惟謹擇其不善者去之則吾之純一始見惟和惟一純君子也君臣之間和同無間而展盡一心所以

爲一也

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

德之運用無常師也善則爲師善無常主如仁義禮樂若非一也仁義禮樂之用咸歸于一耳所以謂之一也

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綏先王之祿永厎烝民之生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

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見德之一矣曰不咸於萬姓則非一德此一德之驗也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則合古今爲一體萬夫之長可以觀政則通人已爲一體萬夫之長諸侯也能統萬夫則推而上之皆同可以見衆寡之一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又見君民之一無自廣以狹人苟以我爲廣以人爲狹則有彼此而非一矣心既自廣匹夫匹婦必無以自盡民主亦孰與成功由德之不一而已一德之理非可以言語辜合用工而實有見者知之

盤庚上第九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

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

自成湯至于盤庚只五遷矣民未嘗不從數君亦未闇委曲告諭何哉想其當時風俗尚淳民心尚朴至盤庚之時風俗已不如前矣所以將治亳殷而民咨胥怨不往有居而盤庚之書不得不作也夫生殺予奪一出於君君欲遷都誰敢違命而盤庚委曲告諭若不能彊者見盤庚愛民之至耿邑既被水災復遷於亳之故都與之除害而不從蓋安土重遷知目前之安而不計他日之害小民之常情也

率籲衆感出矢言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重我民無盡劉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若顛木之有由蘖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大業底綏四方

率籲衆感籲呼也感憂也呼與我同憂遷都之事者使之來而出直言以告之也自我先王以來爰宅于茲先王祖乙也茲耿也先王非不知水患之圮壞不肯即遷者重爾民命不忍盡虔劉所以因循就簡此盤庚殺民之怒天下之怒先有以順之使之心平氣定然後善言可入若首以正理忤其心則反激之悍然而作敵尚安能使之信邪盤庚

先言爾怒固宜我先王圖嘗宅于此奈今日不能相正以生豈得而不遷乎柔行巽入徐以正理告之觀此數語若即百姓胥怨之言為之發洩其本心怨氣已有所宣矣而生者又人心之所重也乃自其所重以及當遷之事乃稽于卜亦如我志況我先王有無疆之大歷服恪敬天命猶不常寧不常厥邑至此凡五遷矣今若不承于古如先王之當遷則遷是不知天之斷命也斷命者斷然之命耿有水患乃天意也天以水患圮壞耿邑是人命斷然爾民之生不在此矣天尚不知畏況從此而乎又引訓以曉之云我視耿邑若木已枯必無生理必別有以萌芽培植之乃可再生耳謂得新邑而都之生之理也天永我命于新邑使我復先王之大功業底綏四方京師諸夏之根本京師既定則四方自寧也

盤庚斁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

斁敎也小民無知惟上之從彊家巨室安土重遷簧鼓小民乃至於此故盤庚先自有其位者言之自盤庚斁于民至以常舊服正法度此序書者之辭也使在位者各常其舊服之事不可改變大抵新舊更易之時姦人往往乘之紊亂法律故必使

之正法度愈加整治使若畫一此遷都之大綱目
也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自常情言之民不樂
遷沮事之言惟恐聞之今乃使之無伏者蓋民之
忿心不可禁遏必使之發於語言乃可以漸消殺
如秦之誹謗者族民不敢言而忿怒之心日長矣
況曰箴者盤庚之心豈以民言爲悉不足聽乎古
人舉事深恐下情壅塞蓋有旨也

王命衆悉至于庭王若曰格汝衆予告汝訓汝猷黜
乃心無傲從康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
告之修不匿厥指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今
汝聒聒起信險膚

王命衆至庭而敎之以訓情親而體婉當時民心
狠戾自以爲決不可遷莫能以道降下其心盤庚
之言皆不能入故告之以汝當以道黜此傲上從
康之心上之人委曲諄複如此民聞其言豈不能
聽然退而顧其妻子思其室廬與夫遷徙之勞終
未能從故使之去其初心人心於彼既盛則此言
難入矣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播告之修未
嘗隱匿其旨使民皆得以知其心而動作之間無
有不敬又無過逸之言而民用大化言先王之時
民所以丕變者不過此三事耳今汝乃聒聒然起
信姦險膚淺之言夫胥動浮言者固在廷之臣而

盤庚不敢以險膚待公卿大夫但謂今汝所以聒聒
聒然胥動浮言者緣爾信險膚之人也忠厚之意
可見矣

予弗知乃所訟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
人予若觀火予亦拙謀作乃逸

予弗知乃所訟於我者何謂盤庚自反而求之謂
先王圖任舊人我所用非新進也謂先王播告不
匿諄諄告諭未嘗隱也謂我有過逸之行則奉承
茲事何敢不欽反覆自責非我自荒茲德乃汝含
蔽我之德而不惕畏予一人予觀汝之情狀若觀
火然可謂明矣予亦拙謀作乃逸所以至此乃我

之拙謀作成汝之罪非盤庚悔其初之不用刑亦
非自今以往將以刑加之也正欲感動其心耳如
父母之於子訓誨之際謂今日如是乃我縱汝所
致恩意爲如何盤庚剛明之君操生殺之權乃能
勤勤懇懇如此所以爲尤難也

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汝
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
積德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惰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
田畝越其罔有黍稷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
毒乃敗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乃既先惡于民乃奉
其恫汝悔身何及

遷都之事如網之在綱有條而不紊農之服田力穡乃亦有秋大抵綱舉而網隨君如綱臣如網以君臣之勢而論固自當從我也以理而論如農夫不憚耕耨之勞則獲有秋之報汝往新邑則復獲其安理又可違乎汝之所以懷土重遷不過持傲上從康之心耳汝今當黜去此心而施實德于民言實德者當時公卿動不遷之言以鼓百姓百姓一時固以為德矣然終為水所圮壞其德豈實乎黜乃心以佐遷乃所以施實德於民也又必使汝婚姻朋友之間亦莫不然今汝乃敢大言以為汝祖固有積德不至為水圮壞乃不畏水患將大害

虐於遠近之民汝之心與惰農何異憚目前之勞自為苟安不勉彊勤勞以服事于田畝安有黍稷之望憚於遷徙焉得安寧也汝不能温和以善語開諭百姓乃動浮言以鼓之此豈百姓之罪它日罰及於汝乃汝自生毒害以災殃其身汝倡不遷之說懷安之民固以為汝德水圮之餘將必以汝為惡是汝先其惡也既先種其惡在民矣又乃奉養其恫恫者痛也譬如癰疽奉養而護之潰則不可救矣後雖欲悔亦將何及觀奉其恫悔何及之言見盤庚恩意之周既歷數其戀土懷安之情至此乃開其自悔之路

相時愼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衆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則惟汝衆自作弗靖非予有咎

盤庚曰予告汝于悉心罔有伏言用顯忠告汝衆悔厥攸作非予自荒茲德予丕克羞爾用懌予亦拜昌言于先王以大享于民昔予從汝猷茲不忘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今予將試以汝遷汝不憂朕心孔疚非汝所共作怨汝曷弗造怨于朕曷弗念我古后之聽用我先王亦惟汝衆之承保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予丕克羞爾用懌予亦拜昌言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

舉遷任之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古我先王暨我之舊臣而乃爾平器則欲新而不欲舊耳此在

可復出今已如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近矣將何以撲滅火至於不可撲滅之時雖欲救之將不可得汝至於不可救藥雖欲不刑亦且不可使汝而被刑亦惟汝衆自取之也非我有咎蓋非我之本心也

遷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

舉遷任之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汝等皆我之舊臣而乃爾平器則欲新而不欲舊耳此在

上一句不在下一句我先王暨汝祖父相與同甘苦勞逸我安敢用非所當罰而罰汝功臣之世選其有勞者擢而用之雖片善不敢掩我享先王爾祖亦配享之先王與汝祖父臨之在上汝賞汝罰又豈敢動用非德欺鬼神而為之此一段抑揚並立賞罰兼用當作兩節看

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邦之臧惟汝衆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

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所以結一篇告諭之意也我告汝遷都之難如射之志於的言皆切當安有妄發繼此乃說遷都之事不可侮老成人不可弱孤有幼蓋道路之間有力者為雄老者少者易於欺陵各長厥居者各統其所屬部伍不可紊亂使當東而西當西而東則亂而無統矣勉盡汝力聽予一人之號令而不可違也我不知敦遠而疎近而親有罪則罰之至於死有德則彰之而不掩爾善遷都而善惟汝之功遷都而不善惟予一人有佚罰之令也下兩言恩意也商君之徒有法令而無恩意盤庚則賞罰並用蓋徒法不能以自行徒善不足

以爲政本末備具王者之道也

凡爾衆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罰及爾身弗可悔

凡爾衆其惟致告蓋盤庚當時所告惟在廷之人在外者容或未知故使之轉相告語使皆知其意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不然罰及爾身不可追悔盤庚本無刑人之意恐人見其勤懇遂以爲不能用刑故露此意使知之也盤庚一書前半篇涵養寬大如此後半篇嚴厲厲森肅如此於言辭反覆抑難之中當知其有德量有恩意有措置其含洪包容者德量也其反覆訓誥者恩意也其規畫纖悉者措置也

後學 成德 校訂

商書

盤庚中第十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話民之弗率

作者動作之作涉河而去此將遷時也上篇作於未遷之時下篇作於已遷之時未遷則情未動已遷則情已定不至渙散潰亂惟動搖將遷人情皇皇尤不可忽今觀此篇其辭最切蓋民在道路冒風雨霜露逾山川險阻安危存亡所繫正在此時也

誕告用亶其有衆咸造勿褻在王庭

亶者誠意也大告用誠于有衆此篇之作民已離

舊都而未至新邑已離舊都則動思土之心未至新邑則未見安寧之樂尤易於渙散怨弛故盤庚於中道使之皆來王庭之上而無敢褻慢王庭既非舊都又非新邑道路中行宮如周禮掌次是也盤庚乃登進厥民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

朝廷班爵各有其次公卿列于前大夫士列于後民則又其後也盤庚急於告民乃登進民於前列而告之曰汝當洗心滌慮以聽我言不可怠荒以失我命也上篇如伐死彰善之戒如罰及爾身之戒既已甚明遵之足矣又再命之者以方遷之時民情易於弛懈故整頓振作欲其必遷也

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慼鮮以不浮于天時

古我先王無不順從民欲民亦保我先王而與之相爲憂慼君民之情通故凡有所爲鮮有不浮于天時者浮如舟之浮于水靡有阻礙言君民一心動作無所齟齬也盤庚自反言先王能如此我乃不能是亦我有未盡者且以開諭百姓也

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罰

予若籲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丕從厥志

殷降大虐先王不懷者舊都之不可安居乃天以

是虐我商家也我先王不敢懷安視民之便利即
遷不若今日之猶豫也何不思念古后時所以如
此者乎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罰者
言遷之本意欲奉承汝俾汝同躋于喜樂安康之
域汝不察乃謂我有何罪而以遷都之事殃罰于
我民視遷徙爲殃罰故明諭之曰非也我所以呼
爾懷念此新邑者非爲己亦惟汝之故而將以大
從爾之志爾民不欲遷而盤庚遷之咈民志矣乃
謂之大從爾志者蓋民志欲安其所以不欲遷者
懷目前之利而不知它日安康之樂盤庚徙之乃
所以大從其志也

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

時已在道盤庚乃謂姑試同爾遷以觀安定與否
深見盤庚之不自用也

汝不憂朕心之攸困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
予一人爾惟自鞠自苦

告諭反覆可謂披心腹亦思之至於困弊矣今汝
不憂念我心經畫如此之勞乃皆包藏其心而不
宣明故上下之情不通當欽敬其念慮以至誠感
動我一人可也不然則自取窮苦鞫窮也

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

已至中路民尚有遲疑不肯前之意故謂今之遷

都正如乘舟當順流而濟若遲疑於中流則將臭
腐其所載之物矣
爾忱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曷瘝汝不謀長
以思乃災汝誕勸憂
忱者誠信也屬者聯屬也當時之民爲告諭所感
漸知信矣惟其信盤庚不可不遷之心與安土重
遷之心兩者交戰故信盤庚之心不相聯屬故告
以汝若不聯屬此信心終當相胥沈溺於水患矣
民但見不遷利害至於當遷利害思慮不及沈錮
之中自生忿怒何由而平汝於當遷之利害暫加
稽考於理有見其怒自瘝矣汝不能長慮却顧目
前苟安不思它日必被水患勸汝不遷者其實勸
爾入於憂患之域也
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
言遷都機會不可失正在今日後將無及矣汝若
不乘今日遂遷將爲水所圮壞屋廬畎畝皆當蕩
然安能存生業而在上
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
當時民心已信而又未能忘安土重遷之念故其
心二而不一盤庚使之一心從上不可自生穢惡
以汚臭其身蓋遷都則無它若不肯遷是自生穢
惡而自作弗靖也

恐人倚乃身迁乃心予迓續乃命于天予豈汝威用奉畜汝衆

當此之時姦人易以乘民心之不一而生變故謂恐姦人因汝之不肯遷依倚汝身以作姦究併汝牽引入於迁曲之地矣都之必遷乃我迎迓接續爾之命于天也蓋舊都水壞民命將絶因患之未甚而遷乃所以迓續汝命汝遷新邑即獲生生之道矣予豈因以此威虐汝衆但欲奉承養畜汝爾先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丕克羞爾用懷爾然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汝萬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丕降與汝罪疾

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汝悔能迪

我先神聖之后自成湯以來撫勞爾先我念及此烏得不羞養爾所謂羞養者乃用以懷爾也使我政有闕失而又陳久於此先王必降罪戾於我謂我殘虐先王之民矣汝萬民乃不生生生者新起之意也不能奮迅澡濯趨事赴功以與君同心共謀遷都之事我先后亦必罪戾加汝謂汝何故不同我幼孫相與遷都先后昭明之德洋洋在上必罰極汝至于此無道以獲免言先后之靈對越在天昭昭不可掩矣之辭也生生之意不可不

味人情憚遷志意散弛教以生生作而起之也

古我先后旣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乃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

前告百姓至此乃告在位故前止言爾先今言祖父者蓋在位之祖父世有功於王室也我先王旣勞乃父旣有功於王室今爾子孫正當共與我畜養百姓而乃扇搖浮言懷姦於心心旣有姦則汝心之物則已戕害矣則者有物有則之則也我先王舊嘗撫綏爾祖父爾祖父必將以義斷恩而棄絶汝矣汝至於死亦不救汝

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乃祖乃父丕乃告我爲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

凡爾在位與我共治政者不可具貨寶而不肯遷民之所以不欲遷者特安土耳世家巨室聚畜財貨根蟠固結恐因遷散失故搖動百姓其本根之病正在於此故告之汝若具寶玉而不肯遷爾祖父必將告我高后導迪我高后作大刑于汝降大不祥于汝矣上告民之辭略此告羣臣之辭詳蓋民止於懷土其罪多在羣臣具貝玉而不肯遷具乃貝玉正在位者根本之病非發其根本之良心何以能治敬畏祖父者人之良心也盤庚提其祖

父而言之敬畏之心豈不油然而顧戀財寶之念
輕矣
嗚呼今予告汝不易永敬大恤無胥絕遠汝分猷念
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
永敬者敬之工夫常相接續也大恤者恤其大而
不恤其小也盤庚舉先祖父以告人之敬心己生
顧其私而安土之念復動則敬心又散是暫敬而
非長久之敬也顧惜財寶恤其小者耳終被水患
生業終不可保是不恤其大也爾當開心腹露情
實使君臣之心相通若復含隱不宣乃心君臣之
情愈相絕遠矣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

者當時人心之所猷念止在不遷之中盡亦分其
猷念從當遷者而思之知己而不知人謀慮可謂
偏矣各建中道於心合人己而致思可也民受天
地之中何待於設如孟子言求其放心心何待於
求求生於放也民失其中惡得而不設哉
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劓殄滅之
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
道路中姦人恐其乘動搖之際生變故嚴其令以
告曉之其有不善不道顛怪逾越不敬上帝之人
與暫時於所遇而作姦宄者小則劓大則殄滅之
無使遺育移其種類于茲邑以爲民害暫遇者謂

本非姦宄暫以人之未必知其蹤迹遂爲惡者此道路中之所當深防其所以不敢爲姦於平日者謂人知其姓名知其居處其迹將不可遁至暫遇之時卒然相值過則影滅遂生此心推而言之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君子所以謹其獨也

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

又敎之以生生生生者新新不已振發懈怠廢弛之意也蓋正遷之時離其舊而未覩其新民心未有所據依也試同汝遷庶可建爾之家爲萬世無窮之計乎

盤庚下第十一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

已至新邑乃安民之所居分都邑立宗廟而正其位夫宗廟重事也何以在奠民居之後蓋盤庚本爲民而遷故至即使民得以就安先民後己之意也

綏爰有衆曰無戲怠懋建大命

民乍至新邑勞困不勝費撫綏之時也上篇言王命衆悉至于庭中篇言咸造勿褻在王庭此乃云綏爰有衆蓋未遷之時務在通達正遷之時務在嚴肅已遷之後務在綏撫各得其當也不可戲狎怠懶各思自勉爲萬世子孫長久無窮之計跋涉

之餘民力已困民志已墮室廬未輯田畝未斂不
自聊賴戲者不聊賴之態也但戲狎以度日耳如
清人之詩高克陳其師旅翱翔河上衆散而歸想
當時三軍無所用心但左旋右抽以作戲狎戲即
有散之兆矣戲怠之病未去安能建大命以爲長
久無窮之計乎

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罔罪爾衆
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

未遷之時固當訓告今既遷矣又敷心腹腎腸而
歷告之何也當時胥動浮言之人必謂盤庚正遷
之時事變紛亂刑罰有所未暇事定必將明正典
刑懷疑而不安可深慮也故盤庚敷心腹腎腸歷
以心事告其民謂必不以前日不從之故而加罪
爾衆爾無懷疑相與怨怒言上既不念罪則下亦
不當蓄怒也破其疑則安矣大抵事未定則隱忍
以容之事已定則發洩而治之此後世之政也

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
朕邦

昔我先王將以增多前人之功當遷則遷往于山
即高處高則無水患矣用降下其凶德自山而下
則謂之降所以能成美功於其邦

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爾謂朕曷震動萬民

以遷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
民無遠慮未見水害而不欲遷猶可今既蕩析離
居矣猶憚於遷何也瀕水之民水至則憂水去則
忘之極者止也水所圮壞已無所止其身矣尚不
自覺姑苟安反謂我何爲震動萬民以遷民旣
出此言豈不自疑述其所言無復它意使之釋然
也所以遷者蓋上帝將復我高祖成湯之德以治
我家毫邑湯之舊都也盤庚非特欲復成湯之故
業蓋將復成湯之法度紀綱聖人所居風聲氣習
尚有可考求之以爲治也
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

我之遷蓋與二三篤敬大臣謀慮欲順承爾民命
以長居于新邑篤敬者同心同德之人也定遷之
時豈無同心同德之人贊其決然之計乎夫盤庚
之遷乃拂衆違民之大者而中篇云以丕從厥志
此云恭承民命志者民之良心命者心之正理民
之良心正理不過欲安耳民以安土重遷之故自
爲昏惑雖非從其情乃從其心雖非順其事乃順
其理
肆予沖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貫
弔至也靈善也宏大也貫亦大也我非固不從汝
之謀所以從其謀之至善者爾亦非敢有違於卜

篤如卜稽曰其如台天意所在也所以能宏大其大業各者言我及篤敬之人皆然也當時贊盤庚遷都之策者不為無人有篤敬之臣又有至善之謀而上篇中篇一語不及事定而後言之者蓋聖人舉大事常以一已任怨方民胥怨之時聖人不欲分怨於下盤庚既不肯分怨於下想同謀之人亦安肯分怨於上也大抵看書當因其所已言思其所未言

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

使羣臣各分受治民之責隱者惻隱之謂體君之意以撫懷斯民也邦伯師長即前日在位感民者

盤庚至此無所改易此意尤不可不深思也

予其懋簡相爾念敬我衆

懋勉簡擇相度其能治民者使之念念在於敬民而不可忽蓋民乍至新邑敬民之念稍弛民即有不得其所者矣

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敘欽

肩任也鞠養也敢果也民未安寧好利之人必橫斂以為害故好貨者決不可任敢恭生生謂果敢恭敬於興起民心者也貌敬者亦有之乃暫時之敬久必忽矣惟出於果然者斯不至於怠忽生生者奮起澡濯樂事赴功無懈憊廢弛之意也能鞠

育斯民爲民謀慮而保民之所居此皆盤庚之心
如此者則以次序而敬之
今我旣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
羞陳也直以朕志之順與否者陳告於爾志之所
順者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者也志之所否
者好貨者也明示好惡汝當無有不敬也
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
申不肯好貨之訓也故言無總生生者作事赴功
日新之也人之作事赴功爲利爲名不出兩端不
爲是故而自用以治己事乃自庸也不貪財若易
自庸若難盤庚兩言無所輕重何也蓋以理觀之

本無輕重難易之別無總貨寶不若論到極處非
做生生自庸工夫不能爲大抵人才靠外做者雖
有粗細其實一也都是不見根本總于貨寶是靠
外粗底爲善好名是靠外細底其實一也
式敷民德永肩一心
旣富庶則當教之敎民非自外求因其本然之德
而敷之耳所以在眞厥民居之後

增修東萊書說卷第十一
後學 成德 校訂